

論余光中的運動詩

徐錦成*

摘 要

運動文學是邊緣的文學類型，近年來在臺灣受到少數學者——包括運動文化學者及現代文學學者——注意，但集中討論運動小說及運動散文，至今尚未見過討論臺灣運動詩的論文。臺灣究竟有多少運動詩？臺灣運動詩表現如何？從無人知曉。為了補足這項缺憾，筆者以余光中為例，嘗試描畫臺灣運動詩的面貌。

筆者耙梳余光中全部詩作，發現十首運動詩。他的運動詩呈現出三種意義：對運動員的讚頌、運動時面對自我的反思、以運動諷諭時事。量雖不多，但頗有可觀。

關鍵詞：運動文學、運動詩、余光中

* 徐錦成，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助理教授，E-mail: hccc@cc.kuas.edu.tw

The Sport Poems of Kwang-Chung Yu

*Chin-Cheng Hsu**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Kwang-Chung Yu's sport poems to make up the gap of sport literature studies in Taiwan. Sport literature is rarely discussed in Taiwan. Some sport fictions were studied, but no sport poem has been looked into. Kwang-Chung Yu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as a great modern poet. His sport poems are studied in this article in an attempt to demonstrate a profile of the sport poems in Taiwan. Ten sport poems are found after perusing every piece of Kwang-Chung Yu's poems. In short, Kwang-Chung Yu approached to sing the praises of sports in early stages of writing sport poems. Later on, he tends to satirize the current affairs in his sport poems.

Keywords: sport literature, sport poem, Kwang-Chung Yu

* Chin-Cheng Hs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Business Development,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一、前言

所謂運動文學，是指以運動作為題材的文學創作。運動文學是一種邊緣的文學類型，近年來在臺灣受到少數學者——包括研究臺灣運動文化及研究現代詩的學者——注意。其中又以運動散文及運動小說的表現較為亮麗，兩者已見若干成果。

我們很難確定一種文學類型的起源，但如果要問：「臺灣文壇從哪一年起開始注意運動散文？」則 1993 年（民國 82 年）應該是適當的答案。其根據在於蕭蕭所主編的《八十二年散文選》（九歌版）中，特闢一卷〈運動散文〉，收錄四篇散文。¹該卷的「編者引言」中說：

新興的散文類型，以運動為其主要內容。

近年來，臺灣運動風氣興盛，高爾夫、籃球、棒球、爬山、海釣，每逢假日，多少人卸下西裝領帶，套上休閒衣服，上山下海去了，奔馳跳躍去了！

報紙上的體育新聞至少佔兩大版，電視新聞要特別撥出五分鐘為體育時間，多少守住電視，長期看轉播賽。這些人口，不分男女老幼，職業類型與高低，專注、投入是他們共同的精神，需要有一種文學來為他們服務，他們會以另一種專注、投入來回報。²

另外，擔任「年度散文選」編輯委員之一的焦桐亦回顧說：「一九九

¹ 「運動散文」列為該書卷七，收錄的四篇散文依序是：亮軒〈卒子過河記〉（馬拉松）、劉大任〈強悍而美麗〉（網球）、廖鴻基〈丁挽〉（捕魚）、劉克襄〈站在火山口〉（棒球）等四篇。平心而論，〈丁挽〉一文列為運動散文有點勉強。捕魚容或屬於身體勞動，但運動項目中並無此項。

² 蕭蕭主編，《八十二年散文選》（臺北：九歌，1994），299。

三年，我參與九歌出版社《八十二年散文選》的編輯工作，建議當年的主編蕭蕭選入一輯四篇『運動散文』，意在重視這種新興的運動書寫。」³這樣看起來，運動散文在臺灣崛起還不到二十年，是相當年輕的新興文學類型。

至於運動小說呢？歷史顯然比運動散文更久一些。徐錦成〈臺灣棒球小說發展小史〉一文便將臺灣棒球小說的起源追溯到 1977 年：「該年出現了兩篇頗具份量的佳作。首先是如今的臺北市文化局長廖咸浩，以筆名『楊槐』在《中外文學》上發表了短篇小說〈入侵者〉。緊接著是小野的〈封殺〉，它亦是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的首獎作品。」⁴該文僅論及棒球小說，若將範圍擴大為「運動小說」，歷史可以更往前推。⁵

無論如何，在近二、三十年的耕耘過後，現今臺灣文壇在運動文學上卓然有成的作家，散文包括瘦菊子⁶、唐諾⁷、劉大任⁸、楊照⁹、詹偉雄¹⁰……

³ 焦桐，〈運動文學〉，《臺灣文學的街頭運動》（臺北：時報，1998），38。

⁴ 徐錦成，〈臺灣棒球小說發展小史〉，《臺灣棒球小說大展》，徐錦成主編（臺北：九歌，2005），6。此外，本文寫作時，廖咸浩已卸下臺北市文化局長一職，現職為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臺大主任秘書。

⁵ 例如陳恆嘉（1944-2009），早在 1970 年便發表足球推理小說〈一個球員之死〉（原名〈日薄崦嵫〉）於《臺灣文藝》，獲第二屆吳濁流文學獎佳作獎。

⁶ 瘦菊子（本名翁嘉銘，1962-）的運動散文集以棒球介紹和評論為主，包括：《棒球新樂園》（臺北：張老師文化，1992.10）；《棒球經》（臺北：臉譜，1993.11）；《燃燒，野球！》（臺北：聯合文學，1995.08）；《棒球愛與痛》（臺北：水永，1998.12）；《燦爛的球季——臺灣職棒風雲》（臺北：聯合文學，2003.11）；《棒極了——林華韋的棒球時光》（臺北：水永，2004.09）；《紐約·洋基·王建民》（臺北：水永，2007.02，與楊蕙如、陳志祥合著）等。

⁷ 唐諾（本名謝材俊，1958-）的運動散文集以討論美國職業籃球為主，包括：《唐諾看 NBA》（臺北：麥田，1993.09）；《球迷唐諾看球》（臺北：麥田，1994.10）；《唐諾談 NBA》（臺北：麥田，1997.02）等。

⁸ 劉大任（1939-）的運動散文集包括：《強悍而美麗》（臺北：麥田，1995.02。臺北：皇冠，1998.07 新版）；《果嶺上下》（臺北：皇冠，2002.09）；《果嶺春秋》（臺北：時報，2007.08）等。

⁹ 楊照（本名李明駿，1963-）的運動散文集包括：《悲歡球場——楊照運動學》（臺北：新新聞文化，1999.09）；《場邊楊照》（臺北：新新聞文化，2000.09）等。

¹⁰ 詹偉雄（1961-）著有運動散文集《球手之美學——運動的 52 個文學視角》（臺北：遠流，2006.11）。

等；小說則有陳肇宜¹¹、張啟疆¹²、李潼¹³、黃秋芳¹⁴……等，這些作家無疑替臺灣散文、小說開拓出新領域。學院裡也偶見運動散文及運動小說的相關研究。¹⁵

但另一項重要文類——詩呢？有沒有「運動詩」呢？不得不遺憾地說，運動詩至今未曾獲得關注。我們不僅舉不出任何詩人以創作運動詩著稱，也未曾見過任何運動詩的研究與探討。¹⁶

然而，蓬勃的臺灣詩壇果真沒有運動詩嗎？臺灣現代詩人從不曾以運動題材入詩嗎？當然不是！運動詩雖不常見，也絕非毫無蹤跡。余光中（1928- ）是臺灣當代最傑出的現代詩作者之一，至少在閱讀余光中的經驗裡，筆者便曾幾度瞥見運動詩的身影。若要問臺灣有多少運動詩，最

¹¹ 陳肇宜（1955- ）致力於少年運動小說的寫作，1982年曾以《跑道》榮獲第八屆「洪建全兒童文學獎」少年小說組第一名，該文曾收錄在書評書目版《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集：少年小說（3）》一書。該書絕版多年後，陳肇宜重新修訂出版。著有：《跑道》（臺北：小兵，2004.08）；《肉腳少棒機車兄》（臺北：小兵，2007.11）等。

¹² 張啟疆（1961- ）既寫棒球小說，亦以「棒槌子」的筆名寫棒球散文，曾獲第一屆（1993年）「棒球小說獎」短篇小說首獎兼極短篇推薦獎。棒球小說包括：《不完全比賽》（臺北：九歌，1999.11），是臺灣第一部棒球短篇小說集；《球謎》（臺北：三民，2008.02），是臺灣第一部長篇棒球推理小說。棒球散文包括：《臺灣職棒怪百科》（臺北：聯合文學，1994.05）；《棒球三十六計》（臺北：探索，1994.10）等。

¹³ 李潼（本名賴西安，1953-2004）是臺灣少年小說的代表作家，棒球小說包括：短篇小說〈洪不郎〉，原收在《相思月娘》（臺北：麥田，1995.01）、中篇小說《龍門峽的紅葉》（臺北：圓神，1999.12，納入「臺灣的兒女」系列之一）等。

¹⁴ 黃秋芳（1982- ）著有《你快樂嗎？》（桃園：桃園縣立文化中心，1997.05），是臺灣第一部籃球短篇小說集。

¹⁵ 以近幾年的碩士論文為例，包括：羅皓文，〈劉大任運動散文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2005.06）；陳啟民，〈Double Play〉（國立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2007.01）；陳蘊秀，〈臺灣棒球小說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2008.06）；翁美雲，〈臺灣運動員傳記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9.06月）……等。其中陳啟民的碩論是長篇棒球小說創作。

¹⁶ 如果不僅談現代文學，而把古典詩也納入討論，則聶鼎（1927-2009）曾在1991年1月出版一本以運動為主題的七言古詩《運動詩集》（嘉義：紅豆書局），全書共收1首七言律詩及113首七言絕句，共書寫102項運動。筆者撰有〈臺灣運動詩的先驅——評介聶鼎《運動詩集》〉一文，已在2010年11月5日獲《學校體育雙月刊》通知錄用，將於近期刊出。

好的辦法（也是唯一的辦法）是地毯式清查臺灣現代詩，但那是一項大工程，非筆者能勝任。不過，清查單一詩人的全部詩作並非不可能。以余光中為例，他寫詩超過一甲子，詩作發表逾千首，¹⁷但幸運的是：他絕大多數的詩集仍在書市流通，要清查他的詩並不太困難。

以往從未見過對單一詩人的運動詩進行討論的論文；在研究余光中的論文裡，對其運動詩亦較不重視、未見過專論余光中運動詩的論文。基於對運動詩的關注及對余光中詩的喜愛，筆者決定撰寫本文。其目的有二：一來希望推展運動詩的討論，替臺灣運動文學的研究補一塊缺口；二來希望替余光中研究開發一片新領域。

二、對運動員的禮讚——撐竿跳與花式溜冰

早在 2002 年，陳幸蕙就注意到余光中的運動詩，她曾賞析〈撐竿跳〉一詩，文中提到：

綜觀詩人作品，運動詩所佔比例其實亦不高，僅有〈跳水者〉、〈冰上舞者〉、〈冰上卡門〉、〈長跑選手〉、〈撐桿跳選手〉、〈超馬〉等諸作；但就在這些為數不多的詩篇裡，水上、陸上、冰上運動，以及田賽、徑賽甚至連越野飆車都包括了！¹⁸

而筆者耙梳余光中全部詩作，總共發現十首詩，依發表順序為：〈撐桿跳選手〉、〈瑜珈〉、〈長跑選手〉、〈冰上舞者——東德選手薇特〉、〈冰上

¹⁷ 陳芳明在《余光中六十年詩選》的「編輯前言」〈詩藝追求，止於至善〉一文開頭即說：「余光中發表第一首詩時，甫過二十歲，那年是一九四八。」見陳芳明選編，《余光中六十年詩選》（臺北：印刻，2008），18。該文末尾又說：「從一千首詩選出代表作，絕對是一項嚴峻的挑戰。」見陳芳明選編，《余光中六十年詩選》（臺北：印刻，2008），26。

¹⁸ 陳幸蕙，〈一隻燕子的疑問〉，《悅讀余光中——詩卷》（臺北：爾雅，2002），38。

卡門——卡塔麗娜·薇特〉、〈跳水者〉、〈撐竿跳〉、〈喉核——高爾夫情意結之一〉、〈麥克風，耳邊風——高爾夫情意結之二〉及〈十八洞之外——高爾夫情意結之三〉等。十首詩共涉及六種運動：撐竿跳、瑜珈、長跑、花式溜冰、跳水及高爾夫球。

筆者清查的結果與陳幸蕙所列舉的篇目頗有出入。筆者認為〈超馬〉不宜納入運動詩，運動中固然有摩托車競賽一項，但該詩所寫的公路飆車並非在運動場上的賽車。¹⁹此外，陳幸蕙並未提及〈瑜珈〉及三首「高爾夫情意結」，應是她遺漏了。

以下筆者將討論十首運動詩，但不盡然依發表序。討論的重點在檢視余光中如何以詩歌表現該運動，這與一般的賞詩方式不同，卻是討論運動文學的基本態度。

余光中最早的一首運動詩是寫於 1976 年的〈撐桿跳選手〉，²⁰距今已超過三十年，是余光中「香港時期」作品，亦可算是他的中期詩作。我們雖不能說余光中很早就將創作觸角伸向運動，但他應仍是較早注意到運動題材的現代詩人之一。〈撐桿跳選手〉是余光中重要的運動詩之一，全詩如下：

那富於彈力的選手他是位超人
有三點他必須看準：
何時長竿刺地？
何時奮身一縱起？

¹⁹ 〈超馬〉的副標題是「給一位青年驍騎士」。在該文「附記」中，余光中自承該詩是受到詩人侯吉諒來信觸發的靈感——而侯吉諒乃因讀到余光中的散文〈高速的聯想〉才寫信給詩翁。余光中並且聲明：「我無意鼓勵年輕騎士橫衝直撞以致失事或禍及無辜。……高速前進誠然大快吾意，但不能因此就罔顧路人。這首詩毋寧更象徵青年人突破保守的成規向未來英武挺進的亢奮精神。」見余光中，〈超馬——給一位青年驍騎士〉，《與永恆拔河》（臺北：洪範，1979），139。

²⁰ 〈撐桿跳選手〉收錄於 1979 年 4 月出版的《與永恆拔河》，但據該書書末的「寫作年表」可知該詩作於 1976 年 11 月 14 日。

送他上去那長竿，何時該拋棄？

敏感而強勁，顫顫那長竿似弓

將他激射向半空

他將自己倒蹴

精巧地蹴成一道弧

——而旋腰，迴身，推竿

凌空一霎間，在勝利的頂點

他半醒半醺飄飄然降回地面

詩分兩段，前五行、後七行，最明顯的特色之一是押韻，十二行共用了五個韻，韻式以英文表示如下：aabbb，ccddee。韻腳分別是：人、準/地、起、棄//弓、空/蹴、弧/竿、點、面。這是極適合朗誦的一首詩。余光中想必也很喜歡它，曾自譯這首詩為英文。²¹

然而這首詩卻曾是詩評家眼中的「敗筆」。李瑞騰認為這首詩「前段旨在說明，後段則充滿著彈力與動感……詩中的時間僅是一剎那，這是另外一種化短暫為永恆的方式。詩人是一個清醒的旁觀者，寫出了一個撐桿跳選手於剎那間在空間的活動狀況，頗似一個慢動作的影片鏡頭。此詩有後半段足矣，前段是說明性語句，刪之可也。」²²

李瑞騰的說法固然言之成理，但從運動的角度來讀這首詩，結論便有所不同。要知道，撐竿跳的力與美雖集中表現在選手的「凌空一霎間」，

²¹ 〈撐桿跳選手〉的英譯 *The Pole-Vaulter* 收錄在《守夜人》，頁 88。在本書中，該詩詩題已從〈撐桿跳選手〉變成〈撐竿跳選手〉。「桿」、「竿」二字相通。1993 年余光中寫了〈撐竿跳〉，再度以「竿」代替「桿」。

²² 李瑞騰，〈詩人的時空感知——論余光中近十年的詩藝表現〉，《詩的詮釋》（臺北：時報，1982），254。「寫出了一個撐桿跳選手於剎那間在空間的活動狀況」一句，「空間」二字疑為「空中」之誤。此外，李瑞騰另撰有〈談余光中的一次敗筆〉一文，對〈撐桿跳選手〉的批評意見大致與前作相同，該文認為：「此詩的前段是余光中非常罕見的一次敗筆。」見李瑞騰，〈談余光中的一次敗筆〉，《詩的詮釋》（臺北：時報，1982），261。

但要到達這一霎間之前，必須經過一段助跑。李瑞騰無視於此，以為「詩中的時間僅是一剎那」，認為後段已「寫出了一個撐桿跳選手於剎那間在空中的活動狀況」，得出「有後半段足矣」的結論，這種重視效率的讀詩方式實有待商榷。

就撐竿跳這項運動的形象來看，這首詩前半段的文字恰巧可以視為後半段「激射向半空」之前的助跑。一次完整的撐竿跳，決少不了助跑。刪去前半段，則這首詩將以「敏感而強勁，顫顫那長竿似弓／將他激射向半空」開頭，選手彷彿未曾助跑借力便就地躍起，如何跳出好成績呢？

李瑞騰的說法令人想起電影史上的一件著名公案。《越戰獵鹿人》(*The Deer Hunter*, 1978) 片長三小時，在公映前曾經試片，有觀眾認為片首長達一小時的婚禮過於冗長，且缺少戲劇衝突，建議將這段剪短一點，讓劇情趕快進入戰爭的場面。導演麥可·齊米諾 (Michael Cimino, 1939-) 「從善如流」，將這段婚禮大幅刪減。沒想到較短的版本公映後，觀眾卻有負面的反應，因為無法理解戲中主角為何而戰。導演只好趕緊把剪掉的部分接回去。事實上這段婚禮戲雖非故事內容本身需要，卻具有情感經驗的價值，它提供本片劇情的一種平衡：主角在之後的越戰炮火中之所以能忍受摧殘，正是為了社區團結一體的那份歸屬感而戰。²³

兩段共十二行的〈撐桿跳選手〉若真的刪去第一段，變成一首七行的「小詩」，五次押韻減為三次，還能保有同樣的美感嗎？我是深深懷疑的。

寫完〈撐桿跳選手〉後十六年，詩人又寫了一首〈撐竿跳〉，²⁴再度吟詠這項運動。詩題雖然相似，寫法卻大為不同。〈撐竿跳〉分三段，計二十三行。首段九行，恰巧是描寫「激射向半空」之前的過程：

一路向高架門劇奔而來

²³ Louis Giannetti 著，《認識電影》(焦雄屏等譯)(臺北：遠流，1992 新版一刷)，133。

²⁴ 〈撐竿跳〉雖收錄於 1998 年出版的《五行無阻》，但詩末標示該詩作於 1993 年 2 月 16 日。距 1976 年 11 月 14 日的〈撐桿跳選手〉已十六年有餘。

挺著那件怪長的武器
忽然向渾茫的大地
那樣精確而果決
選擇最要害的一點
奮勇一刺
乘敵人來不及呼痛
已經用那把無弦之弓
自我激射向半空

在余光中筆下，撐竿跳選手化身為戰場上的士兵，長竿即是他的兵器。但敵人是誰？頗為曖昧。因而有了次段的五行：「多麼矛盾的敵我關係 / 要掙脫后土的囚禁 / 一面飛騰 / 一面卻靠堅實的大地 / 將他托起」。這五行恰巧也是「說明性的語句」，但毫無刪減的必要。

末段具有幽默感，在士兵「踢開擋路的天風 / 推開剛用過的兵器」後，詩人借天外飛來的一隻過路燕子提出了疑問：「好奇怪啊，為什麼 / 飛翔還要靠一根柺杖？ / 而且剛起飛呢 / 怎麼就急著要下降？」

陳幸蕙讚賞這首詩「是一首別具深度的運動詩、體育詩」²⁵所言甚是。唯陳幸蕙認為「此詩堪稱『燕子的疑問』……全詩借燕子發問點出主題」，²⁶筆者無法苟同。畢竟燕子出現時已是倒數五行，之前的詩句與燕子的視角並不相關。

陳幸蕙也比較了兩首撐竿跳詩，且引申李瑞騰的說法，同意第一首〈撐桿跳選手〉的首段五行是「敗筆」，認為「對任何創作者而言，『敗筆』的存在，皆如芒刺在背，必欲去之而後快，何況是一向懸的甚高的詩人？……無可否認的是，十七年來，詩人從未放棄修正、彌補『敗筆』失誤的念頭。」

²⁵ 陳幸蕙，〈撐竿跳〉，《余光中幽默詩選》，陳幸蕙編選·賞析（臺北：天下遠見，2008），167。

²⁶ 陳幸蕙，〈撐竿跳〉，166-167。

²⁷筆者無法贊同陳幸蕙的說法，原因在於找不到余光中對於李瑞騰的回應。換言之，余光中從未承認〈撐桿跳選手〉的第一段是「敗筆」。更有力的證據是：余光中本人在 1992 年所出版的自譯中英文對照詩集《守夜人》中，收錄的〈撐桿跳選手〉仍為兩段十二行的原作，絲毫不受詩評家影響！他兩度吟詠撐竿跳，只能證明他對這項運動特別有興趣，而非想「修正、彌補『敗筆』」。

余光中替運動項目寫兩首詩的情況除了撐竿跳之外，還有花式溜冰。更準確地說，余光中替花式溜冰選手卡塔麗娜·薇特（Katarina Witt, 1965-）寫了兩首詩：〈冰上舞者——東德選手薇特〉與〈冰上卡門——卡塔麗娜·薇特〉。

出生於東德的卡塔麗娜·薇特是花式溜冰史上無法忽略的巨星，除了技術出神入化，面貌、身材也極姣好，堪稱色藝雙全。她曾獲多次溜冰金牌，包括兩次冬季奧林匹克金牌（第十四屆 1984 南斯拉夫塞拉耶佛、第十五屆 1988 加拿大卡爾加里）；也曾演出改編自比才（Georges Bizet, 1838-1875）歌劇的花式溜冰音樂劇《冰上卡門》，廣獲好評。

1988 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行日期在 2 月 13 日至 2 月 28 日之間，正是余光中寫〈冰上舞者——東德選手薇特〉的時候。當時余光中已定居高雄，據他自述：

媒體日益便利，資訊日益繁多，即使你坐在家裏，世界也會來敲你房門，所謂地球村，早已不是純理論了。……冬季奧運也不必真去加拿大觀賞，東德選手薇特奔放的舞姿，自然會映上你家的螢光幕。就這樣，我得到……〈冰上舞者〉、〈冰上卡門〉。²⁸

余光中以這樣的詩句讚頌卡塔麗娜·薇特：

²⁷ 詳見陳幸蕙，〈一隻燕子的疑問〉，《悅讀余光中——詩卷》（臺北：爾雅，2002），40-41。〈撐竿跳〉距〈撐桿跳選手〉並不足十七年，參見註 24。

²⁸ 余光中，〈夢與地理·後記〉，《夢與地理》（臺北：洪範，1990），190。

當她來時，世界真奇妙
窈窕的側影矯矯迎風
世界隨著她旋轉，美麗的暈眩
牽動所有的眼球和頸項
一圈高過一圈的緯度
轉進北極皎亮的雪光
而從透明的大漩渦裏
突地她躍起，轉一隻飛陀螺
幻影激動，翩然翻滾在半空
世界在下面緊張地仰等
噢，接她個正住，掌聲劈拍地驚寤
那麼細薄的一片冰刀
 輕快而精巧
將我們的夢切成兩半

〈冰上舞者——東德選手薇特〉全詩共兩段，計二十八行，以上所引的段落是第二段，在字裡行間，我們看到余光中毫不掩飾對薇特的崇拜：當薇特旋轉，則「世界隨著她旋轉」；當薇特躍起，則「世界在下面緊張地仰等」。這首詩寫完僅十天，²⁹詩翁再度執筆歌頌薇特，可以想像，余光中必是薇特忠實的粉（fan）。

〈冰上卡門——卡塔麗娜·薇特〉是一首十三行的小詩，不分段。詩題呼應卡塔麗娜·薇特演出的名劇。在這首詩中，余光中將卡塔麗娜·薇特比喻為一位君臨大地的女皇：「你透明的領土 / 寒冷而堅硬，無人敢跟你競爭 / 任你御風來去，斜斜的側影 / 一轉眼就巡遍了邊境」。最末五行

²⁹ 兩首詩均收錄於 1990 年出版的《夢與地理》，詩末均標示寫作日期：〈冰上舞者——東德選手薇特〉作於 1988 年 2 月 24 日，〈冰上卡門——卡塔麗娜·薇特〉作於 1988 年 3 月 5 日。

的音調最高亢：「你統治的國度荒涼而無樹 / 要突破千年不解的長冬 / 只能用一雙冰犁 / 向無情的凍土 / 耕出一場爛漫的花季」。說薇特能「突破千年不解的長冬」、「耕出一場爛漫的花季」，對她的致敬可說淋漓盡致。

余光中替撐竿跳與花式溜冰各寫了兩首詩，除了顯現對這兩種運動的喜愛外，這四首詩也有個共同的特色，便是對於運動員的禮讚。〈撐桿跳選手〉將「那富於彈力的選手」譽為「超人」；而〈撐竿跳〉既將長竿比為「武器」，則該選手無疑便是位戰士。至於卡塔麗娜·薇特，在余光中的筆下甚至是位牽動世界（「世界隨著她旋轉」、統治國家（「統治的國度荒涼而無樹」）的女皇！對運動員的禮讚是運動文學的重要主題，余光中的詩也證明了這點。

三、面對自己、超越自己與完成自己——瑜珈、長跑及跳水

除了撐竿跳與花式溜冰，余光中還曾以四種運動入詩，分述如下。

第一種是瑜珈。〈瑜珈〉寫於 1977 年，³⁰僅比〈撐桿跳選手〉稍晚一年，是一首可愛的小詩：

合睫便是另一個世界
 聽內海的深處心血來潮
 吐，是退潮
 納，是漲潮
 而在間歇的海嘯聲裏
 一隻鷗豪健地飛起

³⁰ 據《與永恆拔河》書末的「寫作年表」可知〈瑜珈〉作於 1977 年 12 月 19 日。

翩然出竅的精神

逐波來去

這首詩將瑜珈的吐納呼吸比做心中內海的漲退潮，頗為傳神。海潮有漲有退，一如呼吸有吐有納。做瑜珈講究呼吸與動作間的自然配合，兩者配合得天衣無縫時，「精神 / 逐波來去」，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了。

瑜珈是一個人的運動，也是面對自己的運動，可寫之處不少，可惜詩人惜墨，此詩僅八行，戛然而止。

第二種是長跑。〈長跑選手〉寫於 1982 年，³¹仍屬「香港時期」之作。詩長十五行，描寫一位原先不受肯定的選手終於奪標，成為一位運動明星的過程。

這首詩有兩點特別令人激賞。首先是「最難破的，自己的紀錄，你破了 / 地平線繃胸而斷」這句。若「地平線」指的是終點線，則繃斷這條線的選手應該是比賽冠軍。但冠軍與否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選手破了自己的紀錄。運動的真諦本不在於與他人比較，「超越自己」永遠比「贏過別人」更有意義！善於跑馬拉松的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1949- ）說過：

在比賽中勝過或敗給某個特定的人，對跑者來說並不是重要。……跑完之後是否能感到自豪（或類似自豪），對長距離跑者來說便成為很重要的基準。……重要的是能夠稍微超越一點昨天的自己。所以要說長距離賽跑得挑戰的目標或對象的話，那應該就是過去的自己。³²

旨哉斯言！余光中也曾在散文〈高速的聯想〉中說：

³¹ 〈長跑選手〉雖收錄於 1986 年出版的《紫荊賦》，但詩末標示作於 1982 年 5 月 14 日。

³² 村上春樹著，《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賴明珠譯）（臺北：時報，2008），18-19。

賽跑或賽車的選手打破世界紀錄的那一剎那，是一閃宗教的啓示，因為凡人體能的篇將，又向前推進了一步，而人進一步，便是神退一步，從此，人更自由了。

滑雪，賽跑，游泳，賽車，飛行等等的選手，都稱得上英雄。他們的自由和光榮是從神手裏，不是從別人的手裏，奪過來的。他們所以成為英雄，不是因為犧牲了別人，而是因為克服了自然，包括他們自己。³³

其次，這首詩觸及到受冷落的運動選手的心情：「被裁判低估 / 被觀眾又素來冷落 / 你背上那號碼 / 近看黯然」。雖說運動的真諦在於超越自己，但無可諱言，運動選手的壓力比平民百姓要大得多。在運動史上，我們看過無數的運動選手曾因低潮而失去掌聲，再因失去掌聲而難以擺脫低潮。從這個角度看，這位長跑選手所突破的便不只是紀錄，更是一種無形的困境。

第三種運動是跳水。余光中雖然僅替這項運動寫了一首〈跳水者〉，但詩長三十二行，是余光中十首運動詩中最長的一首。余光中也曾自譯這首詩為英文。³⁴

這首詩雖不算短，但並未分段，一氣呵成。詩以「深呼吸向他挑戰的空間 / 出發前一剎那」起頭。之後使用「倒敘」：「三秒鐘的自由罷了 / 歷經三年的苦練，把自律 / 練成了本能」。接著又回到現實：「他棲止在陸地的邊緣 / 踮起腳尖，高高地舉起雙臂」。然後再盪開來，描寫選手的體態：「從趾尖到指尖，看他的肌腱 / 完美的輪廓反托著天空 / 久被拍胸的浪迎

³³ 余光中，〈高速的聯想〉，《青青邊愁》（臺北：九歌，2010），40-41。

³⁴ 根據〈跳水者〉詩末註記，該詩作於1988年9月27日。起初收錄在1992年的中英文對照詩集《守夜人》（頁271-272），英文詩名 *The Diver*（頁131-132）；之後才正式收錄於1996年的《安石榴》。余光中在《安石榴·後記》中說：「《安石榴》和《夢與地理》在寫作時序上並非截然可分，而是略有交疊。」見余光中，安石榴·後記，《安石榴》（臺北：洪範，1996），187-188。

面的風 / 磨成勃然起伏的流線 / 更讓太陽把皮膚烘烤 / 熟成古銅色調的烙印」。最終仍以現實收場：

他把自己引伸到極限
就倏地一落又一捲
捲入一連串的天翻地覆
翻成一連串拜海的觔斗
而在要觸到水面之前
又倏地拉直成一枝箭
恰恰趕得及用合掌
清脆的一聲響
撞開閃亮的玻璃門
便沒入了門裏，只留下
一灑急濺的浪花
當作他過境的簽名

全詩結構如下：現實（深呼吸）→回想（三年的苦練）→現實（踮起腳尖、舉起雙臂）→回想（以描寫體態襯托訓練的艱辛）→現實（跳入水中）。首尾完足，結構嚴謹。能將現實時間裡短短幾秒鐘的跳水過程鋪陳為一首三十二行的詩，余光中遒勁的筆力，當然不只「歷經三年的苦練」而已。也虧這首詩夠長，才能將一位選手從苦練到完成的歷程具體而微地表現出來。詩末「只留下 / 一灑急濺的浪花 / 當作他過境的簽名」值得玩味，「簽名」隱喻選手的奪標，不僅簽在比賽水池，也簽在支持觀眾的簽名板，更簽在運動大會的紀錄上！

余光中替瑜珈、長跑及跳水僅各寫過一首詩，但這三首詩恰巧觸及運動哲學裡的三種態度：面對自己、超越自己與完成自己。當然這三首詩也有讚頌運動員的成分——尤其〈長跑選手〉與〈跳水者〉——但更值得注

意的應是運動員與自我的對話。這一點，也是運動文學極為重要的一環。

四、以運動諷刺時政——高爾夫

最後要談的運動是高爾夫，這是余光中至今的運動詩中最後出現的運動項目。但這次余光中連寫了三首詩，形成一組三部曲，副標題是「高爾夫情意結」。這三首詩起初是以「未結集作品」的方式收錄在《余光中詩選第二卷 1982-1998》(1998)裡，之後才正式收在於《高樓對海》(2000)。余光中至今自選過兩部詩選集(均洪範版)，十首運動詩僅有這三首詩入選，別具意義。

事實上這三首詩並非作於短期之內，而是花了將近一年才完成。³⁵三首詩雖是「組詩」，但筆法截然不同。第一首〈喉核〉詩長十七行，不分段，句型參差交錯，最短的一行僅有二字，最長則達十六字，長短錯落間烘托出奔放的詩意。其中甚至有六行連續以「越過」開頭，讀來令人激動：

越過一公頃又一公頃的私家草地
越過被變更被竊佔的國土
越過濫挖濫墾濫建的荒原
越過汙染而無魚的河溪
越過窒息而無鳥的大氣
越過焦臭的屍體屍體屍體

第二首〈麥克風，耳邊風〉的句型極為節制，全詩二十行，不分段，最長八個字一行，短則五個字一行，落差並不大，顯得四平八穩。

³⁵ 三首詩均收錄於 2000 年出版的《高樓對海》，詩末均標示寫作日期：〈喉核〉作於 1995 年 3 月 14 日，〈麥克風，耳邊風〉作於 1995 年 5 月 3 日，〈十八洞以外〉作於 1996 年 2 月 28 日。

第三首〈十八洞以外〉是唯一分段的一首，詩長十五行，分為五段，每段三行。這種規律、均衡的句式，令人聯想到余光中早期——如《舟子的悲歌》、《藍色的羽毛》、《天國的夜市》——的分段格律詩。

余光中曾在八十歲時自述詩藝的轉變歷程：

我的詩體早期由格律出發，分段工整。到《蓮的聯想》又變成每段的分行長短相濟。《敲打樂》在分段分行上自由開闢，又是一變。後來把中國的古風與西方的無韻體 (blank verse) 融為一體，從頭到尾連綿不斷，一氣呵成。……其實收與放同為詩藝甚至一切藝術的手法，一味放縱而不知收斂，必然鬆散雜亂。許多年來我刻意力矯此病，無論寫分段或不分段的詩，常會自限每行不得超過八個字，而在六字到八字之間力求變化。其利在於明快有力而轉折靈便。這種「收功」不失為嚴格的自我鍛鍊，對於信筆所至的作者該是一大考驗。³⁶

若就這三首詩來看，則第一首像中期詩，「長短相濟」；第二首則是後期詩，「自限每行不得超過八個字，而在六字到八字之間力求變化」；而第三首像是余光中早期詩，「分段工整」。以三種筆法寫三首詩，展現出詩人嚴謹的自我要求。陳芳明讚賞余光中「詩藝追求，止於至善」，³⁷證諸余光中作品，當知並非過譽。

除了型式的多變之外，這三首詩的內容也很特殊：余光中並未直接書寫高爾夫球這項運動，而是藉高爾夫來諷刺時政。蕭蕭認為它們「溫柔敦厚」、「高度發揮其教化意涵，擴大其影響」：³⁸

³⁶ 余光中，〈詩藝老更醇？〉，《藕神》（臺北：九歌，2008），15-16

³⁷ 陳芳明選編，《余光中六十年詩選》（臺北：印刻，2008），18。

³⁸ 蕭蕭，〈臺灣新詩的入世精神——從儒家美學看余光中詩作的體現〉，《臺灣新詩美學》（臺北：爾雅，2004），85。

即使第一首〈喉核〉出現「他媽的」不雅字眼，這三首詩仍然不失為溫柔敦厚之作，因為〈喉核〉裡雖然出現「他媽的」不雅字眼，但不是用來作為罵人的辭彙，而是憤怒自責之詞。……第二首〈麥克風，耳邊風〉嘲笑高層政治人物只知瞄準球洞，揮動球桿，作為百姓的我們將他們透過麥克風所做的承諾，只當作耳邊風。第三首〈十八洞以外〉顯現詩人的自豪：政客顯赫的名字，未來可能只是詩句小註裡的僻典。

……

余氏詩中的教化意涵，極為深濃。以三首〈高爾夫情意結〉來看，即使是對政治人物的嘲諷，仍然包含著教化意味；即使是諷刺之作，仍然流露出敦厚的素養。³⁹

蕭蕭對這三首詩可說十分推崇，但我們若以運動文學的角度來看，則這三首詩不免令人失望。從中我們不僅看不出余光中對高爾夫有何了解（畢竟詩中並未實際書寫這項運動），甚至感受到他對這項運動頗不以為然。在〈麥克風，耳邊風〉裡他這樣說：「就算你猛力揮桿吧 / 那一隻高貴的白球 / 也落不到我們身邊 / 既然你要瞄準的 / 是球洞而非耳洞 / 無論你揮舞的姿態 / 擺得有多麼優雅 / 傳到我們臺下 / 也無非只是 / 又一陣耳邊風」，「猛力揮桿」及「揮舞的姿態 / 擺得多麼優雅」本是讚美的修辭，但在此都成了反諷！

的確，高爾夫在臺灣與普羅大眾頗有距離，它不像籃球、棒球、游泳、跑步……那樣普及、那樣平民化。猶有甚者，許多人在未接觸過高爾夫之前，就先對它有了敵意、有了所謂的「情意結 (complex)」。對高爾夫球頗有修為的劉大任曾如此分析：

高爾夫球運動在兩岸三地的發展淵源和現狀，極不健康：大陸

³⁹ 蕭蕭，〈臺灣新詩的入世精神——從儒家美學看余光中詩作的體現〉，85-86。

可以稱為「觀光高爾夫」，臺灣和香港的緣起頗類似，可以叫做「殖民高爾夫」，後來成為「暴發戶高爾夫」。大陸高爾夫的社會功能限於高幹和殷商的社交應酬和遊戲；臺灣高爾夫目前已從這種階段跨向中產階級上層炫耀消費的象徵。……

在臺灣，反對高球運動的人，除了反金權政治的理由，還有環保方面的考慮。⁴⁰

余光中對高爾夫的情意結，顯然與運動本身無關，而是如劉大任所說的「除了反金權政治的理由，還有環保方面的考慮。」他無意歌詠高爾夫，只是「如〈喉核〉詩中以小白球與喉結的形似，比擬如核在喉，無法上吐，也不能下嚥，既憤怒，又鬱卒的不快。」⁴¹

余光中稍早的運動詩都直接書寫運動，且都給人正面、積極的觀感，若從這點看來，這三首詩可說是另闢蹊徑，詩風從讚頌、歌詠變成了借題發揮的嘲諷。余光中明顯不喜歡高爾夫運動，當然無法歌頌它；他不喜歡的理由是高爾夫跟金權政治靠近、且高爾夫球場有破壞環保之虞。當然我們知道，這是臺灣社會的畸型現象，跟高爾夫運動本身無關。

或許有人會認為：既然這三首詩是借題發揮，意在嘲諷時政，則它們更好的歸類應該是政治詩（一如蕭蕭的解讀），而非運動詩。但若這樣理解，就失去討論運動文學的立場了！筆者毋寧認為：這三首詩擴大了運動詩的範疇，提醒了我們：運動文學不僅可書寫運動本身，亦可反省國家及社會——畢竟運動場中的英雄仍是國家、社會的一份子。

⁴⁰ 劉大任，《果嶺上下》（臺北：皇冠，2002），19。

⁴¹ 蕭蕭，〈臺灣新詩的入世精神——從儒家美學看余光中詩作的體現〉，88。

五、結語

除了上述的十首詩，余光中的若干詩中也有與運動相關的意象，但不宜列入運動詩。譬如名作〈與永恆拔河〉，拔河即是一項歷史悠久的運動。該詩以「輸是最後總歸要輸的」開頭，以「不休剩我 / 與永恆拔河」結尾，頗見詩人不屈不撓的豪情。但詩人並非運動員，且對手又是「永恆」，實在無法視之為運動詩。

又如〈泳者〉，乍看題目是運動詩，但內容與運動的關係並不明確。「一個匍匐的泳者，我不過 / 以身許海，更無保留 / 只求你，至愛的水神，保佑 / 順流平安地泅到對岸」。這泳者似乎不是運動員，從「你真的要溺斃我嗎，你的信徒？ / 這險峽與珊瑚的暗礁 / 當真不讓人活著泅渡？」這三句看，應是位大海的虔信者。詩以「我快要力盡了，快要 / 請把這海難的赤體 / 送到平靜的沙灘上去吧 / ——輕，輕」作結，筆調晦暗。若渡海是個隱喻，則「對岸」或指信仰的極致、或指對藝術的追求，泳者（即信徒、即藝術家）溺斃可算求仁得仁。但如果這是一首寫實詩，就不免令人懷疑它是為了某位海難者而作。

再如〈隔一座中央山脈——空投陳黎〉。這是一首懷人之作，把對朋友的思念比喻為接發球；結尾並利用發球的圖像，創意十足：

東岸的詩人
且
看
你
如
何

接
我
這
一
球

這種直接訴諸運動形象 / 圖像的詩，在所述的十首運動詩中未曾見過。任何運動都有動感、都有明顯且具體的形象，按理說，運動詩以圖像詩的方式呈現應是很自然的，可惜余光中未照顧到此，僅有這首詩運用到圖像——而這首詩並非以運動為主題，無法列為運動詩。

上列三首詩雖非運動詩，但可說明余光中常在詩中使用與運動有關的意象。更有趣的是，余光中的運動詩句不僅存在於書冊之間，甚至也印在運動衫上。在他〈長未必大 短未必淺〉一文中有云：

我在中山大學已有二十五年，為學校題句無數，馬克杯上、骨瓷杯上、磨砂杯上、鉛筆上、運動衫上、傘上，甚至薪俸通知單上，都有我的題句。……二十週年校慶正值二〇〇〇年，運動衫上乃有我題的：「二十歲的活力，兩千年的新機。」⁴²

余光中詩與運動的因緣，著實匪淺。我們期待他在日後寫出更多的運動詩！

讓我們回到運動文學的話題。

我們不知臺灣有多少運動詩，若僅就余光中而言，雖然他只有區區十首運動詩，尚不及其全部詩作的百分之一，但通過上述的論析，當知余光中仍是對運動詩有所貢獻的詩人。

就技巧上看，余光中重複寫同一種運動題材時，決不用相同的筆法，

⁴² 余光中，〈長未必大 短未必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臺北，2010.07.05，E7版。

自我要求極高。從兩首撐竿跳與三首高爾夫尤其可證這一點。

就內容而言，余光中的運動詩至少呈現出三種意義：對運動員的讚頌、運動時面對自我的反思、以運動諷諭時事。

至於〈隔一座中央山脈——空投陳黎〉的運動圖像詩，雖只曇花一現，但它提示了一點：運動詩可能以圖像詩的形式呈現。余光中未在此耕耘，但這樣的詩會或許不難在其他詩人的作品中找到。

臺灣文學界從未有過運動詩的創作風氣，研究更是闕如。但余光中的例子告訴我們，臺灣除了運動散文、運動小說之外，也有運動詩的存在——它們就藏在每一本詩集、詩刊的角落裡，像一顆顆宇宙星塵散落在浩瀚的銀河系。挖掘這些作品無疑是一項龐大的工程，但也是深具意義的課題。一旦我們挖掘出足夠數量的運動詩，對臺灣運動詩的面貌就會更加清楚。了解臺灣運動詩，對臺灣運動文化與現代詩的研究均具意義。本文囿於規模，僅能以余光中為例，唯希望引起學界——包括研究臺灣運動文化及研究現代詩的學者——注意，持續關注這個議題。

引用文獻

Louis Giannetti 著，《認識電影（*Understanding Movies*）》（焦雄屏等譯），

臺北：遠流，1992 新版一刷。

村上春樹著，《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賴明珠譯），臺北：時報，2008。

余光中，〈撐桿跳選手〉，《與永恆拔河》，臺北：洪範，1979，127-128。

余光中，〈瑜珈〉，《與永恆拔河》，臺北：洪範，1979，130。

余光中，〈與永恆拔河〉，《與永恆拔河》，臺北：洪範，1979，133-134。

余光中，〈超馬——給一位青年驍騎士〉，《與永恆拔河》，臺北：洪範，1979，

135-139。

余光中，《余光中詩選》，臺北：洪範，1981。

余光中，〈長跑選手〉，《紫荊賦》，臺北：洪範，1986，40-41。

余光中，〈泳者〉，《夢與地理》，臺北：洪範，1990，63-64。

余光中，〈冰上舞者——東德選手薇特〉，《夢與地理》，臺北：洪範，1990，
163-165。

余光中，〈冰上卡門——卡塔麗娜·薇特〉，《夢與地理》，臺北：洪範，1990，
166-167。

余光中，夢與地理·後記，《夢與地理》，臺北：洪範，1990，187-194。

余光中，《守夜人》（中英文對照詩集），臺北：九歌，1992。

余光中，〈跳水者〉，《安石榴》，臺北：洪範，1996，63-65。

余光中，安石榴·後記，《安石榴》，臺北：洪範，1996，187-192。

余光中，〈撐竿跳〉，《五行無阻》，臺北：九歌，1998，108-110。

余光中，《余光中詩選第二卷 1982-1998》，臺北：洪範，1998。

余光中，〈喉核——高爾夫情意結之一〉，《高樓對海》，臺北：九歌，2000，
11-12。

余光中，〈麥克風，耳邊風——高爾夫情意結之二〉，《高樓對海》，臺北：
九歌，2000，13-14。

余光中，〈十八洞以外——高爾夫情意結之三〉，《高樓對海》，臺北：九歌，
2000，15-16。

余光中，〈隔一座中央山脈——空投陳黎〉，《高樓對海》，臺北：九歌，2000，
75-78。

余光中，〈詩藝老更醇？〉，《藕神》，臺北：九歌，2008，11-16。

余光中，〈高速的聯想〉，《青青邊愁》，臺北：九歌，2010，39-45。

余光中，〈長未必大 短未必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臺北，2010.07.05，
E7 版。

- 李瑞騰，〈詩人的時空感知——論余光中近十年的詩藝表現〉，《詩的詮釋》，臺北：時報，1982，236-259。
- 李瑞騰，〈談余光中的一次敗筆〉，《詩的詮釋》，臺北：時報，1982，259-261。
- 徐錦成，〈臺灣棒球小說發展小史〉，《臺灣棒球小說大展》，徐錦成主編，臺北：九歌，2005，5-13。
- 陳幸蕙，〈一隻燕子的疑問〉，《悅讀余光中——詩卷》，臺北：爾雅，2002，37-42。
- 陳幸蕙，〈撐竿跳〉，《余光中幽默詩選》，陳幸蕙編選·賞析，臺北：天下遠見，2008，164-167。
- 陳芳明選編，《余光中六十年詩選》，臺北：印刻，2008。
- 黃維樑編著，《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臺北：純文學，1979。
- 黃維樑編，《璀璨的五采筆——余光中作品評論集（1979-1993）》，臺北：九歌，1994。
- 焦桐，〈運動文學〉，《臺灣文學的街頭運動》，臺北：時報，1998，38-61。
- 劉大任，《果嶺上下》，臺北：皇冠，2002。
- 蕭蕭主編，《八十二年散文選》，臺北：九歌，1994。
- 蕭蕭，〈臺灣新詩的入世精神——從儒家美學看余光中詩作的體現〉，《臺灣新詩美學》，臺北：爾雅，2004，29-98。